

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

陈兆清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为响应国家根治淮河的号召，一大批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来到皖，苏治淮工地，其中部分师生来到皖西大地，投身水利建设事业，为六安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上海高校师生参与治淮及皖西水库建设

（一）钱正英与《治淮方略》及新中国第一坝。

钱正英，1923年出生于上海。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到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41年9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并担任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正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豫、皖两省受灾面积已达4000余万亩，灾民1300万人。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至9月21日，在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4次就治淮问题发出批示，做出根治淮河决策。1950年10月，为落实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水患的指示，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成立治淮委员会，决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吴觉民任淮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兼任淮委工程部部长，华东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部长；同时，将治淮机构由南京迁往蚌埠市。

按照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決定》中的相关要求和水利部历次会议精神，钱正英与汪胡桢、王祖烈等制定了覆盖豫皖苏三省区的淮河治理总体规划，定名为《关于治淮方略初步报告》，简称《治淮方略》。在曾山的带领下，钱正英和汪胡桢专程赶往北京，当面向周恩来汇报《治淮方略》。听了介绍后，周总理站起来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很快，政务院原则上批准《治淮方略》。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正式发布《治淮方略》。按照“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和“上游蓄洪发电，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闸入海水道”的总体安排，1951年初修建润河集分水闸枢纽工程，该工程包括城西湖进湖闸、拦河闸、固定河床。钱正英担任润河集分水闸枢纽工程指挥。是年7月，润河集工程完成。随后又在安徽西部的淠河、史河等淮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上建设多座大、中型水库，其中佛子岭水库既是淮河治理的重点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坝。在研究讨论佛子岭水库大坝的设计方案时，苏联专家主张采用土石坝，汪胡桢主张采用混凝土连拱坝。两方争执不下，最后由钱正英专程赴沪，向曾

山作了两种大坝方案的全面汇报。曾山仔细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同意采用连拱坝方案。”1954年6月，佛子岭水库大坝建成，当年即经受了较强烈地震和特大洪水的考验，标志着我国的筑坝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校师生参与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磨子潭水库等建设。

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动员相关专业学生和教师参加治淮工作的伟大号召，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向华东公私立大学发出动员布置。根据规定，华东区“各大学土木、水利、测量等科应系四年级及各专科学校土木、水利、水文等科临毕业年级均应暂停教学一年，所有各该年级学生及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及技工在可能范围内均应尽量参加，参加工作的人员均以一年为期，在完成此项任务后仍回原校继续学习和工作”。据统计，截止1950年10月14日，“交大、同济、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圣约翰、震旦、市立工等校水利、土木、测量等系科应届毕业同学报名参加的共有240多人”，他们“连日加紧学习治淮要开的课程”，时刻准备着开赴治淮工作第一线。在随后2年内，同济土木、测量等共400多位师生开赴治淮前线。

当时担任佛子岭大坝坝体设计建设的除了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汪胡桢外，还有上海交大的曹楚生、蒋富生、薛兆炜、朱伯芳以及复旦大学毕业的曹宏勋等。曹楚生，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后，任佛子岭连拱坝坝工组组长，先后参与佛子岭大坝、磨子潭大坝、响洪甸大坝的设计，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朱伯芳，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52年，担任安徽佛子岭水库工程指挥部技术员；1954年，担任安徽梅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曹宏勋1944年3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5月至1951年11月，在上海市工程局结构工程处，任助工工程师、工程师。1951年11月至1958年9月，先后参加磨子潭、佛子岭、梅山水电工程建设，任水利工程施工员。当佛子岭水库设计工作完成后，大部分设计人员即被派到梅山水库工地进行另一个连拱坝的设计。朱伯芳负责设计梅山连拱坝。1955年8月，朱伯芳与曹楚生、周允明一起主持中国第一座混凝土拱坝响洪甸坝的设计。1953年8月12日，同济大学教授吴一清和助教徐声祖、唐之祥、吴庐生来佛子岭工地绘制佛子岭纪念碑亭图案。1954年4月24日，纪念碑亭落成。

（三）上海文艺工作者慰问水库建设者。1953年6月11日，上海音乐学院司徒院

长率周小燕老师等92名师生来工地慰问演出，7月28日离去。周小燕为工人们演唱多次，轰动全工地。1954年3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张怀江院长带领马承银、陈志华、李剑晨、谭勇、于浩、俞云阶、何自阳、周诗成、周觉钧、顾炳鑫、陆地等参观水库。张怀江在工地作画16幅，其他人也作画数幅，1955年4月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汇印成《佛子岭水库画集》。4月19日，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家章靳以来佛子岭小住，体验生活，后来写出著名的散文《到佛子岭去》。4月24日，水库纪念碑亭落成后，在亭中树一纪念碑，石碑正面为时任上海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先生所题的“佛子岭水库竣工纪念”，背面为刘海粟先生手书的“佛子岭水库落成记”。11月5日，举行佛子岭工程落成典礼。上海京剧团团长周传芳率李玉茹、金采堂、黄正勤、陈正徽、孙正阳等演员来水库举行了精彩演出。

二、精神财富

1、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价值。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上海高校师生们踊跃报名，参加皖西治淮。在寒冬里冒着风雪，在酷暑里顶着烈日，运用他们学到的技术，奋战在治淮第一线。有些同学参加了运河堤坝修工程，他们和民工一起住在滩地上搭起的工棚里，泥地上铺一层稻草就是床铺，有的同学参加了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等工作。“今后我国人民一定要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一流、国富民强的伟大国家。我个人也决心，刻苦学习，认真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坝工专家。”这是当时在治淮委员会工作、28岁的上海交大毕业的朱伯芳作为优秀青年技术人员在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上海复旦大学生表示“在参加治淮工作中，对祖国的伟大和可爱，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决心“将治淮的工作热情，贯彻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去，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2、培育、重视人才，创办中国水利行业的黄埔军校“佛子岭大学”。佛子岭水库工地是战场，又是一座大学校。当时佛子岭工地聚集着一大批刚走出校门的上海、南京等高校毕业生。他们只从书本上知道什么叫水库，但他们不懂就学。技术室的全体同志和工务处的同志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晚聚集在指挥部会议室里上课。他们自称这个学习班为“佛子岭大学”。1952年12月下旬，《安徽日报》发表了一篇“佛子岭大学”的特写，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汪胡桢学识丰富，经验最多，被大学生、技术人员称为校长。“佛子岭大学”的课程紧密结合佛子岭建设的实际。汪胡桢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戴碧讲授“佛子岭水库的水文计算”，吴溢讲授“建设润河集枢纽的民

工管理”，谷德振讲授“佛子岭地质钻探及评价”，陈善铭讲授“溢洪道设计”等。盛楚杰讲了“钢管的设计”，朱起凤讲的是“拱梁模板的设计”，刘国钧讲的是“弧形闸门”及“金属结构”，陈鲁、董慧生讲了“水工混凝土”。“佛子岭大学”活动频繁，直到施工后期，大部分同志转轨到梅山水库的设计工作、技术室与工程处合并时才停課。

佛子岭工程完工后，“佛子岭大学”学生和老师又参加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建设，最后分散到全国各处水利水电建设机构工作，均成为骨干技术人员。据统计，“佛子岭大学”先后走出汪胡桢、曹楚生、朱伯芳、谷德振、吴良儒、黄文熙6位院士以及蔡敬荀(曾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曹宏勋(曾任葛洲坝工程局总工程师)、朱起凤(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郭旭生(曾任安徽省水电厅厅长)等一大批专家和优秀的水利工作者。佛子岭工程完工后，建设者们拿着“佛子岭大学”毕业证书，分别走向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岗位和工程管理部门，除留在淮委工作的以外，在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和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水利建设工地，都留有“佛子岭大学”毕业生的业绩。“佛子岭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佛子岭大坝的建设，困难重重。解放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大坝混凝土浇筑所需的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机械等设备无法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建设者们以不畏强暴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技术人员自行研制了筛分系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械设备。水库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必须使用振捣器振捣密实，而不能像浇筑房屋小型梁柱那样用钢筋捣实。但在解放初期，我国国内还没有振捣器，指挥部专门派人去香港设法购买了两台。由于封锁禁运，由采购人员随身携带的一台在海关时被扣留，无法运回内地。幸因采购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另一台委托熟识的船代运，才得以安然运达。指挥部以这台振捣器为样品，立即请上海国华机械厂仿制了一批，这才使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混凝土浇筑用上了第一批国产的振捣器，保证了工程质量。这件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是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如果没有振捣器的采购和仿制，大坝的浇筑质量是很难保证的。

佛子岭水库工地成为我国第一个使用振捣器的工地。解放初的霍山公路坎坷不平，车开起来颠簸摇晃，很是不稳。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回忆，自己和20名上海交土木工程系和水利系学生同乘一辆货运卡车，从蚌埠到霍山。在要到达终点霍山县城时，由于车身突然剧烈摇晃，朱家谨同学坠落于地，幸未受伤。

据一些参加过治淮工程的水利系统老干部、老专家回忆道，当时在治淮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钱正英的身影，基本上都是卷着裤脚管，赤着脚在工地上忙碌的形象。大家评价这位年轻的部长长：“上海的小姐能这个样子，不简单！”

总之，共和国初期，上海高校师生及文艺工作者参与五十年代皖西治淮工程，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报效皖西，同时自身也得到锻炼，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静静的佛子岭

江为民

受到刷腻墙的蛊惑，我和方总两家周六结伴网红红地打卡，结果小韩小院的柴扉未开，天子寨不见天子，随便找了一个农家乐，饭后不到两点钟，就此打道回府心有不甘，我们便再去了一趟佛子岭，品品新茶味，闻闻美酒香，也体验一把新开的民宿风情。

佛子岭能看到睡美人，号称中华一绝。到了黑石渡桥的河东岸，我们便下车碰碰运气。午后的阳光虽不如旭日朝气，也不如正午阳光的韶华盛极，但如同40后的女人温暖、恬静和安然。站在黑石渡大桥的河边，极目西看，太阳无私照耀下的山峦，几朵白云飘过，山色如黛，峰峦起伏，凹凸有致，像是佛光普照下熟睡的美人，令人拍案惊绝。

佛子岭，很美，就像这熟睡中的睡美人。我来过多次，可每次去总是匆匆而过，从没有停下脚步认真她审视过她，像是对邻家的表妹。佛子岭的美，是藏在深闺的小芳，没有人注意她，所以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我曾经查阅多个资料，也没有查到她的来龙去脉，只知道她原先叫佛寺岭，因为山岭上曾经有过一座古寺庙。直到70年前，主席他老人家发起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坝，才掀开她的盖头来。从此，随着五大水库，滬史杭逐渐名扬天下，佛子岭这颗明珠才逐渐为人认识，为人雕琢，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朱老总、刘伯承等老帅们曾经亲临视察，郭沫若、刘海粟等大师为她留下墨宝，陈登科、王蒙、邓友梅等著名作家也深入采风，毫不惜墨，赋文赞颂。

佛子岭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积泉成溪，汇溪成河，迂回建坝，成就了今天的佛子岭水库。防洪发电，农业灌溉，造福人民，所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所以将老人家手写体八个字镌刻在主体大坝上，让你想忘记也忘不了，因为这是初心，初心永远不能忘。大坝下的河床，很宽阔，足有六七十米宽，可只有丰水期泄洪才见得浩浩汤汤，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里，是小河静静地流淌，如同细间的游龙，阳光下熠熠发光，就像费玉清唱的那首歌，水长流，流去不回头，像你的爱情一发不可收。那一片圈在水中央的是迎驾贡酒的厂，碧波载舟，水涨船高，青山环绕，屹立不倒。有人说倪水培运气好，我不同意，那是胆识，当初他也是体制内的精英，当时的体制内还是很体面的，放下

铁饭碗，搁你不一定舍得，更不敢下，这就是胆识，最起码是胆量，至于识，是不是汉武帝托梦给他那是调侃。看着看着，散饭、普酒、古坊、百年迎驾、金星银星、迎驾洞藏，9年、16年、20年、30年，新品一个一个个出来了，厂子一步步一个脚印上来了。越来越香，越来越浓，那是挡不住的迎驾贡酒芬芳。

2000多年前汉武帝临幸品赏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如今的迎驾贡酒早已经是上市公司，恭迎大驾，迎客八方，品牌赢天下。“创业艰难百战多”，原先的佛子岭酒厂，经倪总这么一干，硬生生地变成蜚声遐迩的迎驾集团，倪总自然值得敬佩，但资源更是能可贵，而且这个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就是佛子岭的风和佛子岭的水，佛子岭千里松山、万亩竹海。佛子岭的风，是松竹之间的风，竹节松风，高风亮节，风味香甜，品质纯粹。佛子岭的水，是竹根下的刷水，不是一般的水，清冽透亮，弱碱排酸，改善人体微循环，真正的养生，不需要广告。

风水好，自然一切都是生态的、环保的、绿色的，不光是酒好，还有独具香味的鸡。因为漫山遍野放养，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生长，吃野虫，喝刚水，呼吸新鲜空气，鸡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好，就像人一样，心情好，不生病，公鸡冠红毛亮，劲头十足，土鸡中的战斗机；母鸡毛顺顺滑，脚趾纤细，康鸡能下蛋，会下蛋的鸡才是好鸡啊。老母鸡下蛋，真正的笨蛋，不是鸡工厂产的蛋。老公鸡肉质鲜美，劲道、汁厚。这样的季节，和竹笋一起烧，晒秋季节，用板栗一起烧，文火烧，慢慢炖，烂乎乎的，粘胶胶的，堪称人间美味。

水库里的鱼也是上等佳肴，因为水库的环境要比鱼塘好很多，水库水域辽阔，鱼的密度较小，生长周期长，不喂饲料，以水中的水草和浮游生物为主，肉质自然鲜美，口感极好，没有一点土腥味。胖头鱼炖豆腐是这里的一道名菜，鱼汤浓郁扑鼻，让人肺腑，洁白如雪，撒上一点香菜叶，犹如池里的绿色荷叶。

大坝以佛子岭大坝最近的是曾经很著名的东方大饭店宾馆，宾馆门楼的牌匾题字是国学大师郭沫若的墨宝，苍劲有力，自然洒脱。宾馆院内，假山鱼池，鹅卵石径，小花嫩草，名花贵树，怡然是个袖珍版的私家花园。依山建有1、2、3号楼，均为三层建筑，想必当年朱总和刘帅以及文豪大师都曾下榻



在空军八预校受衔

雷伟和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回到正在福建驻防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不久，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于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入朝作战。雷伟和因是二等甲级残废，当时有规定不能入朝，因而转任七十五师部按中央军委1952年7月20日决定，调归空军。

1953年4月，雷伟和任华北军区空军航空预科总队副总队长。该总队于1952年6月组建，驻河北省省保定（今保定市北市区五四路）。1953年6月，总参谋部命名该总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8月1日改编完毕。

当时的背景是：开国大典不久，1949年11月11日空军建军，中央军委准备大力发展空军。那时，一个航空预科总队对应建立了一个航空预科总队，为飞行航校培养和输送学习飞行、学习地勤维护的人才。

航空预科总队主要招收空、地勤人员，学制一年。在训学员有1000余人。当时，飞行学员的航空理论在预科总队学习，学员毕业后到航校不再学习航空理论，直接上飞机学习驾驶技术。在预科总队，航空理论考试规格很高，属于国家大专性质，毕业时由空军领导机关的首长和苏联军事专家亲自监考，在独立场合进行。

雷伟和到任航空预科总队，正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条件艰苦，一切从头开始。雷伟和一上任，便投入紧张的建校工作中。1953年10月，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总营房就正式启用。

1954年8月，空军电令：所有的预科总队全部统一改编为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航空预备学校”（属于北京军区）。雷伟和任空军八预校副校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11月23日，聂荣臻元帅代表国防部长，在北京的华北军区礼堂授予雷伟和上校军衔。受衔后，雷伟和身着上校军服，在保定的美章照相馆分别照了全身像和半身像，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张正耀 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二十四



依水林寨何处寻

张学梅

徐 媛 摄

林水寨的水，与别处不同。它始终拿捏着水的腔调，对过路人，拐弯抹角。穿过堰坝与廊桥，池塘或稻田，把花瓣一般艳丽的闲言碎语抛在身后。它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水，一直都是林水寨的主题！它做过酒的贵族，在争奇斗艳的日子里，连日光、噪音，对它无懈可击。四季表情复杂，只要光线帮忙，不用问，你一定知道，它的身边站着谁。

坐着谁呢？坐着光阴老屋里的农耕故事，和新时代的农耕人。你瞧：农耕故事里正行走着罗父立笔下的父亲，执掌犁稍，翻耕春波的清影；始终用簸箕顺来簸去的二奶妈，把乡愁挑拣得愈发浓稠；那个小脚姥姥，用纺棉车把乡音扯得更绵长悠远，一头连着大上海，一头连着林水寨。像一根脐带，不管游子身在何处，林水寨的变迁，都是感官深处的喜悦或疼痛。

至于镰刀、铁锹，和锄头，不过是流落光阴里的凡夫俗子。农忙时，与怡情人，干怡情事，或挥镰割稻，或拖锹放水，或带月荷锄归，让农耕的日子，苦涩而小资。连上海佬也对我们，眼馋得不得了。

农闲时，做一名拽拽的雅士，左手操抹布，右手执扫帚，写意一幅山水田园画幅。任萌娃抱鲤鱼，农妇笑丰收，痴汉数票子，统统罗列其间……

而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农人，他们有着更前卫的耕作方式。采用观光式生态农业发展链，像个文学家，念好“山字经”，做足“水文章”。山一程，水一程，劈波斩浪启新程。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

于是，身后草长莺飞浪漫，眼前万物静候差遣！万亩田畴规划统一，深处养鱼，浅水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莲。让观光者每一次抵达，都是皎皎惊叹；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寻什么呢？寻结结实实的小日子，更是寻难得的小情趣。比如，烟火里谋生，比如，诗词中谋爱。

一块块几何形生态农田，在枯荷垂睡鸭的早春，稻荻如漱草的圣旨，仍荒芜地长着。不急，不急，待到辛夷花尽古花飞，翻耕插秧也不迟。那时，水暖，苗壮，插下几亩，秧苗便碧绿碧绿，扶摇生长。长着，长着，就悟出了真谛：人生不过几百天。或青色，或金黄。但大家的归宿和收场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别无选择。

新型的农耕人，也玩蝴蝶恋，也玩蝴蝶翅膀上的湖光山色。若有朋自远方来，便于柳荫树下，闲敲棋子。或者，说长亭，说十八里相送，聊爱情的美好与崇高。也或者，月明人静，听天籁与松风。多情似似无情，但心有灵犀。傍晚，莅临波光潋滟的水稻田，一定有这样的疑问：蛙声豪有数，蝌蚪忽安在？秧苗一棵追着一棵，轰隆隆地绿着，但一言不发。

一只鹭鸟，绕着细长的脖子，恰巧栖息在落日的黄金分割点。这样的画面，令人顿悟一句古语：水满则月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若是身居此处，你还羡慕陶潜笔下的桃花源吗？那里不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哪有林水寨的“东风起，垂杨拂，荷花千亩，锦鲤逐快槎，蛙声作管弦”的欢悦与惬意？

在林水寨做个新型农人，像两栖动物。一面享受慢时光里烟火人间，听风，牧雨，闻鸡啼；一面玩转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微信，购物，网恋心上人。

实在脱不得身，就委托稻草人。给它衣服、帽子，和固定职业，让它守着林水寨最大的事情。不管秧苗、鹭鸟，认不认它为长辈，至少它是不被鸟儿一眼看穿的主人。风雨交加夜，它可能还会执杖深水，学鲤鱼，张大嘴，咬住漂浮的光阴……

林水寨的今天，是一幅风和日长，聚拢来是烟火，铺开来是人间。至于他的未来，和我说不出的句子，就不勉强自己，任其芬芳馥郁吧！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